

■工友情怀

修水管的“超级玛丽”

□姚明祥 文/图

每个80后在童年都玩过一个经典游戏——《超级玛丽》。众所周知，玛丽大叔是一位快乐的水管工。巧了，我和玛丽大叔是同行。

若是有人问：什么样的工人不能干爽舒服地工作？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肯定是我们水厂里的水管维修工。

那日上午一上班，就被安排去为一单位换水表玻盖。走去现场一查看，没有闸阀（其实阀门深埋地下，不便凿挖），若关片区总闸，却要影响别人用水，尽管带水作业压力大，但只好如此硬换。第一次扑上去，套上了大盖壳，由于有水猛冲着，水表机芯怎么也归位，不能正常归位，影响齿轮运转，水表就不能正常计量；第二次压上去，机芯归了位，水表盖壳漏水，密封胶



垫因长时间使用老化而拧坏……如此三番五次，待更换好时，衣裤全被溅湿。回到宿舍换好衣裤，边用毛

巾揩干头发，边走到办公室，屁股还未坐热，一个中年妇女风风火火跑来了：师傅，快点呀！龙头关不住，满屋都是水……

这是一个老小区，基础设施陈旧老化。进屋后自然是先关闸阀，但阀已锈坏。“能关住水，我不晓得先关了，还跑去水厂请你们？”男主人说。先换阀后换龙头，但得要多长时间？水管又是老镀锌管，不能正常使劲，弄不好会将整栋楼的供水主管搞坏，屋里已淹成了浅浅的水潭，而龙头仍在哗哗地冲响，楼下住户开始惊炸地吼：“楼上怎么搞的？漏水下来了……”

主人急得直跳脚，一边不停地用拖把拖水，一边不停地催：“师傅，咋办啊？搞快点嘛！”不容多想，先止水，但唯一的应急措施，又是带水作业……使出平生力气拧上新龙头，早已成了落汤鸡。

换上第三套衣服，心想今天这些特殊的维修会到此为止了

吧？刚刚端起一杯热茶，电话又急促地响了：西街消防栓被卡车撞断了……

水情就是命令！背上工具包匆匆赶去……汨汨直冒清泉，大街成河流，路人提脚而行。牵围了作业线，明眼处置搁了抢险牌，关了线段总闸阀，但此处位置低洼，余水怎么也排不尽，结果还是带水作业，更换好新消防栓……这第三套干衣服又成了滴水的湿衣服了！

倒霉背时吗？一天打湿若干回，换衣好几套，若在冬天，还要更惨……无预料的紧急抢修，水火无情，哪容惜衣？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，就无怨无悔，打湿了自己，干爽了别人，及早处理险情，尽快减少漏水损失，这就是自来水管网维修工的天职，也是我们最大的快乐。

一个传奇的苏东坡

——读《苏东坡传》

□冯天军

苏东坡无疑是北宋那个朝代里的一位天才人物，是不可多得的具有多重性格的一个大家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，欧阳修曾对自己的儿子断言“记着我的话，三十年后，无人再谈论老夫。”他的话果然灵验，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。足可以看出，苏东坡在那个时代所占据的地位。

秦观见到苏东坡时说：“生不愿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苏徐州。”又说：“不将俗物碍天真，北斗以南能几人。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，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注定了他生命的坎坷和动荡，宦海沉浮、屡遭贬谪、居无定所、处处为家。

苏东坡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。他的几任妻子都对他非常好。第一任妻子王弗，知道自己嫁的是大诗人，大天才，她让自己做一个贤妻，任由丈夫歌妓酒宴——信任他。苏东坡在王弗去世十年后写的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，可谓情真意切，哀婉凄绝，让人荡气回肠，成为传世佳作。

他是一个心地极度善良的人。邵民瞻帮他在荆溪买了一栋房子，付了五百贯钱。用光了他所有的积蓄。但很高兴，正准备把家人接过来住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与邵民瞻在村中漫步，经过一家时，听见里面有

女人哭泣声。他俩叩门走进去，一老妇正在屋角里哭。一问缘故，老妇人说：“我有一栋房子，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财产。我有个败家儿子，把那房子卖给了别人。今天我不得不从那栋房子里搬出来，我在那老房子里已经住了一辈子——这就是我为何哭的缘故。”原来那正是他用五百贯钱买的那栋房子。

他把契约从衣袋里拿出来，在老妇人面前一把火烧了。第二天，他把那个儿子找来，告诉他把老母请回家去，并没有再讨回付的房钱。

他是一个海纳百川的人。苏东坡曾被章敦屡次迫害，甚至一度贬他到海南，他大赦后，章敦的儿子章援给他写信，希望他对章家网开一面，不要打击报复。

苏轼在回信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但以往者，更说何益。”他不仅轻描淡写地对待迫害自己的人，后来，他还给病中的章敦寄去药品，希望他能早日康复。

他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。他在人生的晚年时期被贬谪到岭南，爱上了这里的“岭南万户皆春色”，他是一个平民，像在黄州时期一样自己建造房屋，并学了酿酒的秘方。

他自以为可以定居惠州，不料60岁的时候又得到了移居海外（海南岛）的命令。热带小岛的夏天湿热难当，他常坐在棕榈树下数日子，等候秋天来临。秋天多雨，船只因为气候关系都不再南行，食物短缺，岛上连米都买不到。“食无肉，病无药”，老人的身体实在吃不消。但他不屈的灵魂和人生观使他从未失去生活的乐趣。他曾经对他的弟弟说：“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田院乞儿，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。”

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位性情率真而又十分悲悯的乐天派，他一生充满了坎坷，也给后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传奇，尤其是他的伟大心灵和人格光辉，永远定格在每一个读过他的人的心中。



■家庭相册

断了线的风筝

□胡玉新 文/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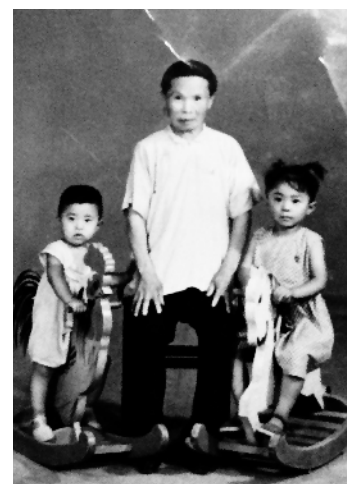
姥姥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三十年之久了，而她的面容却时常浮现于我的脑海。旧社会的压迫让她的脚绑成小足，却足够担起生活的重任，脸蛋黑黑的透着红润，眼睛深陷却写满了对我的爱，花白的头发刻满了时光的年轮，曾记得我用那稚嫩的语气为她数黑头发，一笑露出那岁月劫去所剩无几的牙齿。

小时候她总是带上我和弟弟，推着竹车游走在大街小巷，带我们去市场、去公园，这串串，那走走。走累了她就刮刮我们的小鼻子，蹲下身把我们抱上车……靠在她那瘦小的背上，吮着她给我买的糖果，听着她用那沧桑而柔和的语气唠叨着件件往事。春天的微风中曾掺杂着我们交谈的话语；夏天的荷塘曾遗留着我们儿时的记忆；秋天的树林中曾飘荡着我们观赏秋叶的笑声，冬天的雪地上曾刻下我们走过的脚印。

而如今，这一切只能在记忆中翻页，不可触更无法及。

我爱她，爱她的剪纸，爱她给我缝制的衣服，爱她微笑的脸庞，爱她喃喃的细语，更爱她为我编的羊角辫儿，仿佛昨日还在一起，而转眼，已不再。

一生节俭的她是这样疼我。那天，在寒冬的一个晚上，我被一通电话告知姥姥离开了。那一刻我是僵住的，待反应过来，不



管风的怒号，更不管家人的劝阻，推开窗子，冲着她的方向喊了声“姥姥”——便大声痛哭。再之后就是久久地伫立着凝望着。

她是那么的乐观坚强，爱花，热爱一切生命艺术。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不相信她会离开，只能默默地欺骗自己，她，只是去了世界的那一头。

再回到姥姥家，一切还是那么寂静，熟悉里掺杂着那些久违的陌生。门前的石榴树随风摇曳，因为没了姥姥的照料而不再挺拔。我现在很少吃石榴，因为怕触碰那尘封的记忆。她那时候总是把经过细心挑选、熟透了石榴用有些乌黄的小手绢包起来，给我留着。“玉新啊，快尝尝，可甜了”那话我还记着，一直记着，是那样的清晰可闻，就于耳边荡漾。想着，泪水噙在眼角。

“不管怎么，都得好好着。”那句姥姥生前最常说的话，此起彼伏，将我包围。

微笑地注视着窗外的风筝渐渐消失，它的线已被剪断，就如同我和姥姥。在这样一个飘着春雨凄清的上午，请求风筝带去对她的思念与问候：“那个瘦小的老太太，你，还好吗？”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